台灣女碩士陝北寫生 捕捉原生態風土人情

隻身踏黃土 畫筆描人生

台灣「80後」女生廖哲琳，在美國碩士研究生畢業後，本該過着高薪白領的生活，卻偏偏不走尋常路，半道出家拿起畫筆，隻身赴陝北黃土高原的魏塔寫生基地，蝸居窯洞，一待就是四年。她以黃土高原作為自己的大畫室，以村民和牛驢作為自己的模特兒，創作了近千幅畫，將黃土高原樸素的感動娓娓道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廖哲琳背着小孩在村裡漫步。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冬季的黃土高原被白雪覆蓋得嚴嚴實實。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4月的陝北，乍暖還寒，黃土高原上春意盎然，迸發出勃勃生機。正備戰中國油畫院入學考試的廖哲琳，又一次來到了位於陝西省延安市安塞區的魏塔寫生基地，期待在這裡找到靈感，創作出一幅優秀的應考作品。七年前，迷茫的她正是從這裡開啟了自己的人生新路。

回想起當年哲學研究生畢業時的情形，廖哲琳說，只覺得自己學了滿腹空洞的理論，生活卻是一片提不起勁的空白。2011年，她帶着一本地圖、幾本能塞在口袋裡的小學生畫畫本，和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勁兒，便獨自一人闖入了黃土高原這片神秘的土地，經人介紹來到這個叫「魏塔寫生基地」的陝北村莊。

村民牛驢當模特

都覺得農村生活苦，但是初到魏塔，廖哲琳就被這裡原生態的環境吸引，頓感所有生活的氣息撲面而來。「看着渾圓如土豆的村民坐在大槐樹下聊天，那身形、臉蛋、表情，那下翻的厚嘴唇、黃滋滋的大門牙，還有那股憨傻粗野、生猛直率的勁，我直接就看傻了。」廖哲琳說，還有棲息在田間的牛驢、像黃饃饃一樣綿延的大山，這種自然和諧的環境讓她文思泉湧，靈感迸發，她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拿起手中的畫筆，就刷刷刷地畫了起來。

在廖哲琳看來，魏塔這些生活場景就是直接又有力的生命象徵，充滿質樸的人性魅力。於是，她常常跟村民混在一起，聽着他們拉話（陝西方言，表示交談），然後搬出畫箱，畫老鄉的面龐。儘管自己沒什麼畫畫功底，但質樸慷慨的陝北人給了廖哲琳很多機會，常常在勞動之餘坐下給她當模特兒，讓她練手。

心懷感激的廖哲琳則決定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幫忙幹點農活。雖然只是幫點小忙，但是村民們卻樂呵地說，沒見過像她這樣勤快的年輕人。

農民房東成「畫友」

除了畫村民，廖哲琳也經常外出寫生，因為在黃土高原這個「大畫室」裡，她時常能感受到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豁達和遼闊。而在外出寫生的過程中，魏塔村村民老蔣對她的關照讓她感動不已。老蔣還是她的房東，早年有畫家到魏塔寫生時，因為他家有多餘窯洞，且老蔣又熱心，所以後來畫家們口口相傳，到魏塔時就直接住老蔣家，每天交40元人民幣的生活費，包括住宿，所以對老蔣家也算是一門生意。

但凡廖哲琳去比較遠的地方寫生，老蔣都會騎三輪車帶她，幫着拉畫箱、畫架和畫框。有時候怕大風把畫吹走，老蔣會拔野草自製繩索，綁個大石頭幫她把畫架固定住；下雪天，怕廖哲琳凍壞，老蔣會在周圍拔黃蒿草給她生火，然後烤個饅頭給她墊墊肚子，補充熱量。

老蔣在廖哲琳的影響下，漸漸地也開始懂了點門道，有一天居然也拿起畫筆，在一張廢棄的小紙片上畫出了人生的第一張畫。周圍村民打趣地說：「老蔣也成了畫家，耍美了。」廖哲琳卻覺得老蔣是真的有繪畫天賦。在她的鼓勵下，老蔣成了她親密的「畫友」，兩人一起外出寫生，畫山、畫驢、畫人，雖沒有章法，卻自然而然。

後來，老蔣對畫畫也越發地癡迷，甚至效仿起廖哲琳做「流浪畫家」，當夏季寫生基地沒住客生意或農活時，老蔣就到山西、內蒙古等地邊打工邊畫畫。在廖哲琳的新書《信天而游》中，附錄二十多頁的內容，滿滿都是老蔣的畫作。廖哲琳說，老蔣確實畫得不錯，這種方式也算是對「畫友」的一種肯定吧。

■坐在大槐樹下給廖哲琳當繪畫模特的魏塔村村民。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繪畫生活點滴 記錄瞬間感動

求學時期的廖哲琳是老師和同學們公認的「學霸」。台灣大學哲學專業畢業後，她又考入美國一所大學攻讀哲學碩士研究生。她的父母一度以為，女兒以後應該會在大學裡面做個學者，卻未曾料到，女兒會劍走偏鋒，走上繪畫的道路。

碩士畢業後，廖哲琳回到台灣，做過英語老師，也做過新聞記者，但都市生活對她來說卻是一片提不起勁的空白，她始終覺得自己空有滿腹空洞理論。直到後來，她開始寫生畫畫——這個她從小就喜歡的消遣，突然間讓她覺得像是在紙上發現了新大陸。

「畫畫就是在觸摸這個世界。」廖哲琳說，她在台北的車站、公園，看到喜歡的就畫下來。後來，她讀到當代著名畫家石魯的故事，這個當年20歲的小伙子放棄大筆家產，隻身一人跑到陝北，跋山涉水，全副武裝搞起實地寫生，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藝術創作者。「這才是年輕人該有的樣子啊！」廖哲琳心生嚮往。

出書辦畫展「修煉」藝術情懷

到魏塔後，廖哲琳每天要打理的盡是生活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看到的盡是村裡人的喜怒哀樂與生老病死。「物質條件的不便讓我半個月才能洗上一次澡，但長年累月的積澱卻讓我領教了黃土文明的洗禮。」廖哲琳說，生活裡活生生的血與肉，讓她明白畫畫的意義無非就是記錄生活裡的點點滴滴，感受每一個瞬間的感動。

從自我尋找到自力更生，從自力更生到自我改造，畫畫成為了廖哲琳自得其樂的事情。2013年，在魏塔「修煉」兩年之後，廖哲琳在延安和台北舉辦了屬於自己的畫展。去年底，她又在大陸和台灣分別出版了《信天而游》和《種畫的人》兩本書，黃土高原和她的故事就這樣傳播開來。

陝西省延安市安塞區示意圖

■廖哲琳與老蔣（蹲者）一起畫畫。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廖哲琳的畫作《犁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

■廖哲琳的畫作《老蔣一家團圓》。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

冀台青登陸探索發展機遇

陝北的民間藝術如今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陝北民歌《信天游》、安塞腰鼓、陝北剪紙名揚中外，這也讓廖哲琳格外感興趣。

「滿天星星一顆明，天底下我就挑下了妹妹你一個人。」不自覺地，廖哲琳哼起了這首《信天游》。四年時間裡，她學會了不少。她說，儘管身處貧瘠的大地，但是陝北人卻從未埋沒自己，他們總是懷着滿腔的激情，毫不保留地向天地吶喊，展現最鮮活的生命。「《信天游》，是人在極度苦悶之中發出來的吶喊；陝北腰鼓，是人用手舞足蹈來積極響應悶不吭聲的黃土地；陝北剪紙，則是用刀剖心剖肚，把汩汩血液與濃情注入到未斷的紙片裡……」

她說，在現實生活中，這是一群如土地如黃沙再也平凡不過的小人物，然而他們迸發出的藝術活力卻像脫韁的野馬，粗野奔放，自由不羈。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在中國傳統文人墨客講究雅致品位的高雅藝術中殺出自己獨特的文化之路，然後再將這種藝術和精神滲透到生活的點點滴滴。

在魏塔待了近四年之後，廖哲琳又到過大陸的許多省市參訪交流。大陸幅員之遼闊、人文歷史之豐富多彩、經濟社會發展之迅速，讓她感慨良多。今年3月，大陸推出《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31條」），使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都將受到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廖哲琳稱，這無疑是台灣青年了解大陸、到大陸發展的絕佳時機。

「希望更多的台灣青年能夠到大陸走一走，看一看，尋找新的發展機遇和空間，開創更加美好的人生。」廖哲琳說：「只有到達一個地方，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去思考，你才能知道這個地方到底適不適合你發展。」

■位於陝北黃土高原的魏塔寫生基地，一眼望去都是黃饃饃一樣綿延的大山。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一畫結姻緣

儘管廖哲琳蝸居在黃土高原的窮鄉僻壤裡，但愛情還是如期而至。原本計劃環遊中國的畫家小劉途經魏塔，一眼便相中了這個台灣姑娘。經過不到一年的相處，兩人得以終成眷屬。

廖哲琳說，先生是黑龍江哈爾濱人，原本要環遊中國，先自駕遊去了山西，後來到達陝西時有點累了，就在網上搜索陝西的特色民俗，剛好就看到了她的博客，也看到了她的畫。「他喜歡我的畫，就來到了魏塔。」

四川美術學院科班出生的小劉跟廖哲琳有着說不完的話，他跟她聊梵高，討論夕陽的大師，久居大山的廖哲琳感受到了突如其來的文明，似乎也有許多話要講。兩人一起出去畫畫，經常PK誰畫得更好，開朗的小劉還時不時唱上幾句《信天游》，愛情就這樣悄悄來臨。

冬天在冰冷的窯洞裡畫畫時，「小劉就拿一個枕頭用塑料袋包起來，放在我腳底下墊着，怕寒氣傷到我。」廖哲琳覺得，彷彿自己是頭在漫漫沙漠中走了很久的獅子，遇到了一攤如此清澈的水，這水就是為自己準備的。

當廖哲琳決定寫書記錄自己的幾年陝北時光時，小劉也給了她很多建議，「是他幫助我喚起了許多第一次去魏塔的印象。」廖哲琳說。他們經常一起外出寫生，在哈爾濱的那一年，他們畫美麗的松花江和粗獷的東北漢子；在台灣那一年，他們在寫生的同時，也教當地的小孩畫畫。對於下一站，廖哲琳說，去哪裡不一定，但肯定離不開畫畫。